

ALEXANDER WONG

拋 磚 引 慾

要力挽香港電影業的狂瀾，政府的責任是打擊沒止境翻版，電影人是少拍些爛片，戲院亦要不斷引入3D、IMAX等先進器材及技術，而當責任落在近年於香港建築界聲名大噪的Alexander Wong王士堯身上時，他說：「電影院是有使命帶觀眾回來的。」就像吃一頓晚餐，裝修氣氛環境有時比食物本質更重要。今天請先看看Alexander如何替屯門UA戲院打造全新的看戲氛圍，是名副其實的拋磚引玉，但這個玉，就是觀眾的購票感。

Text: Ringo Photo: Alan Location: Madison's



UA屯門的構思來自愛麗絲夢遊仙境，經過Rabbit Hole（即大堂）後便能進入5個不同戲院及區域，包括Liquid Bar、Golden Dreams、The Magic Forest、The Inferno及The Cave，全都是非一般的廳場專題設計，計畫年底開幕。

Alexander的身分不止是建築師，而是集合企業家、品牌先驅的一位媒體大師，和他傾談不一會便明白，Alexander其實是一隻火麒麟，且是一隻很有遠見的火麒麟。

J：從何時開始立志成為建築師？

A：由中學開始，我已對畫畫、音樂、電影、舞台劇、文學、科技、數學、物理等有興趣，於是希望找一個能涉獵多方面技能的行業，好讓自己能得到更全面的training，那便想到讀建築了。

J：曾留學英美，為何選擇香港為工作基地？

A：當年在美國做設計時，因為一向很疼我的婆婆在香港患了重病，我想陪伴在她身旁，所以便在91年回到香港，並開始找工作，一直工作至今。

J：早年在香港的地產商當project management時，學會了甚麼？後來為甚麼會自立門戶？

A：在8年的項目管理工作裏，我學會了由簽地契到建成大廈期間，要兼顧很多金錢、時間、地積用途、如何令用家增值等一系列的市場學知識。之後香港掀起科技熱潮，我做了很多research，感覺到整個世界在急劇變動，世界變得

「平」了，機會俯拾皆是，我覺得自己是時候進入另一個新階段。

人們說我多元化，其實我只是努力地適應不斷轉變的地界。我只選擇了兩項我專長的，一是建築，我開設了做business development的Asiacity公司；二是數碼娛樂公司Jidou，因為我覺得兩者都有極多空間發展，數碼形象更有動製作及表達建築概念及圖像。

J：作為建築師，你怎樣看香港的建築？

A：我會說，香港是財經界的城市，是地產業的奇跡。我認為「Architect of Economic」，即是由經濟衍生的建築，就是香港建築的特色。這個模式沒好壞之分，而其實上很多外國的城市也依循這個模式發展中。自97年開始，香港的確缺乏興建大型基建項目，於是在這10年間落後了東歐、杜拜、印度甚至越南等地；但特區政府已計畫在未來十年興建很多大型基建，我樂觀的看香港「翻身」之期是指日可待的。

我又認為香港沒一兩幢特別好的建築，但偏偏將整體加起來就達到國際級水準。這個整體，是由獅子山、太平山、維多利亞港等等包圍着的整個urban development，她的漂亮是外國無法比擬的。

PAGE: 181





「電影院是有使命帶觀眾回來的。」這句由Alexander說得纏綿有聲的說話，除了顯揚着現今軟件不興、硬件不振的香港電影市道，亦提醒人們電影與戲院的唇齒相依關係：看影碟純粹是影音效的灌輸，而進戲院看戲，則是一回身體力行的活動體驗。

J：你喜歡看電影嗎？

A：當然喜歡啦。只是香港的戲院從來跟着marketing & economics走，時擴時拆細時改中型，幸而近年終於看到有人願意多投資想做好電影院。電影本身更是無奈，以前大家會等一齣好戲上畫，會約埋大班朋友去看，如錯過了是永遠沒法看回的。那會想像時代變遷，大家可以租錄影帶、買VCD、DVD、看iCable重播，甚至BT下載等，這種種的「方便」都令人們不懂珍惜電影……

J：你就是想叫人珍惜電影，因而肩負起香港首個主題戲院設計的重任？

A：其實是UA做完了megabox的iMAX project後，想再試多點新東西，於是便找我們商議。我們先問自己兩個問題，一是「未來的電影院可以去到那個境界」？二是「電影是甚麼」？我們肯定的認為戲院要前衛要年輕化，未來5年中中國會興建至少3,000間戲院，而香港會是他們借鏡的地方。至於電影本身，就是夢工場，所以我們決意打造一個夢境、一個dreamscape出來，希望透過很多很intense的

婆婆的祖屋

對Alexander的建築設計起啟蒙作用的，不是甚麼著名歐洲建築大師，而是一間位於廣東台山的farm house。這是20年代Alexander的婆婆一手設計打出的居所，裏面有當年最複雜的skylight設計，有特別替農民洗鞋洗腳的噴水系統，天花有很多掛筒供居民曬晾食物或棉織。屋子還設有防賊設計，家人能穿上上層把犯人隔擋，任你用火攻也不怕。對於這座「與生命連繫的建築物」，Alexander是由衷敬佩的，令他聯想到建築是everything related，一個好的建築，是能加強人類的存在意識，令生命更豐富的。



顏色及變色燈去營造夢幻感覺，令人有了去art museum的感覺，最後透過這全新的體驗去愛上那個空間。

J：這個設計有特別理念的嗎？

A：用上建築學的名詞，就是後結構主義(Post-Structuralism)，意思是透過空間體驗去引發多重詮釋，以建築設計替日常生活帶來多層面的意義，豐富人們對現實世界與外在色相的理解，繼而了解個人的存在定位。舉一個例子是大家看到的matrix境界，你看到是一個世界，它背後其實還有另一世界，背背後又可能仍有一個世界；我們要想那一個世界真實些，又或者我們要在當中選擇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地。

J：繼電影院後，還想設計甚麼有趣的項目嗎？

A：對我來說，起一座皇宮、一個層塔、一間監獄都是有趣的項目，不過我要選，我想我會建一個大學campus，因為a place of learning對香港很重要，要培育人才，便要從教育着手。我相信一個好的大學校園設計及建築，能吸引到更多海外的優良師資及學生前來，這就是我一直堅持的建築信念：「除了美學，建築設計要與實用價值掛鉤，它要每天都能用，它要每天都幫到你。」

